

# 全球金融危機： 「生存，還是死亡」【注】

林頓·拉魯旭(Lyndon LaRouche)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

今天，由於美國的代表們無視日前國際金融及貨幣系統的嚴重危機，日本的金融和政治體系正被卷入可能不復繼續的境地。雖然美國政府與世界上其他領先國家的政府一樣均不愿正視日沉愈下的系統解體的現實，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卻不同；華府若不能足夠重視日本，必將引發美國在東亞及其他政策利益的鏈式潰敗。

雖然很多經濟學人，如法國的毛里斯·亞來(Allais)，曾經警告世人擴張的衍生性金融品氣泡之危害，除了法國總統候選人雅克·謝明德(Cheminade)以外，我是世界知名經濟學人當中唯一正確描述了這個如癌瘤一般無法避免的國際金融和貨幣系統的整體分崩離析。其他經濟學人在這一點上已經由其固有的，雖然被常人所受的經濟教條的誤見所帶來的結果而證實無能，而我在此事上的與眾不同的威信則仍是事實。

連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也沒有全部掌握的一點意義是，威信與責任等量齊觀。雖然倫敦和曼哈頓的國際金融「黑手黨」不遺余力地要砥毀我的名字，直到將我打進無語的下界，本人的威信，在近兩個月當世界的主要貨幣及金融系統正以明顯地加速滑入倒閉之中，卻倍受關注。在這個貨幣系統滑坡的時刻，我的威信和責任要求我為著必須行動的方向簡述幾個要點。

首先，只要當今國際金融和貨幣系統的政策前提繼續受到各國政府的支持，現實中正在加速下滑，並將解體的世界貨幣系統則將是不可救藥的。

其次，在二十世紀當中唯一與目前世界金融貨幣相似的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間瓦解的德國魏瑪金融貨幣系統。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



林頓·拉魯旭(Lyndon LaRouche)

年間德國與一九八八年一九九六年間的全部地球的不同之處在於，當魏瑪帝國崩離之后，其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能夠以一九二三年的戴維斯計劃重整德國；現在我們還看不到一個「飛碟」艦隊能來挽救這個星球。

第三，除非相關國家的政府將IMF和各大國的中央銀行系統置于破產重整當中，一個全面金融崩潰和相繼的全球貨幣及金融系統的解體是根本無法防止的。

第四，這個對世界貨幣及金融機構的倒閉重整必須包括一系列正面措施，主要的即是我在一九九二年角逐總統時指明的對此必需之處。它們包括以下由美國發起各國跟進的改革舉措。

(1) 全面金幣改革，包括，在聯邦憲法第一條允許之下，凍結增印美國聯邦儲備紙鈔，及附加的數以兆計的美國財政部一系列美元新鈔。

(2) 建立超越中央銀行的漢密爾頓式國家銀行，以細組織計劃貨幣的適當發行。

(3) 重施一九六四年前的各國現代成功的傳統經濟政策：復行對資本密集和能源密集中加重提升平均勞工生產力，投資於科學和技術進步，強化農業、工業、建築及基本設施的發展。利用新的國家銀行信貸手段來扶助以上政策。

(4) 恢復傳統的美國保護主義政策，以維持在技術進步的農業、工業、建築上投資的穩定，但同時助以主要商業伙伴之間互惠的新型貿易關稅協議。

(5) 在舊系統內金融機構倒閉重組過程須防止社會動亂，並防止造成對各國普通公民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第五，我們必需承認，在過去三十年間，今日的活著人口大多已經適應於相信三十年根本不存在的價值。在某些情形里，人們對新的「后工業烏托邦」的生活方式充滿激情。事實是，除非政府和平民放棄此新的生活方式，並回到已經證明的成功的現代國家對勞動生產力的扶助，這顆星球將墜入一個新的「黑世紀」。從目前的速率來看，上述「黑世紀」，可能在本世紀結束以前開始。

面對那些習於新的生活方式的人們，問題在於是否能夠不做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有理性和勇氣來拋棄已習慣的「第三次浪潮」的觀念而生存，還是毫無勇氣來拋棄一敗塗地的「第三次浪潮」的觀念，回到一九六四年以前的政治？我們每個人要捫心自問的是：生存，還是死亡？

第六，日前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是在「后肯尼迪」時代的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二間降低對科學和技術進步作資本密集和能源密集的投資，所謂的第三次浪潮的轉移：即在金幣浮動兌換率機制的國際金融權力下的后工業烏托邦。

在第三次浪潮的前提條件的約束之下，以下的一些連續步驟的結合便導致了文化典範的轉移：

- (1) 七十年代中期的國際石油價格騙局。該騙局由倫敦的國際石油市場壟斷所策

劃，由美國亨利·基辛格輔助，基氏曾在一九八二年公開吹噓他如何成為英國外交的長期秘密代言人。

(2) 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由新近就職的美國聯邦儲蓄主席保羅·沃克所引入的，經外交關係委員會宣布的「經濟有控解體」政策。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的農業和工業衰退，美國儲蓄信貸機構的破產，都是沃克的上述措舉的直接後果。

(3)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間美國瘋狂的金融開放，如佳恩傑耳曼和格蘭魯曼提案所示，加上付總統喬治·布希推行垃圾債券，終於導致一九八七年十月金融大恐慌。

(4) 一九八七年以後日漸積累的大量衍生金融品泡沫，賭坊式金融炒作的癌病正導致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

第七，美國和另外國家、IMF和世界銀行所推行的上述及其他政策已經給世界帶來了目前不斷滑坡的金融崩潰，直至全球貨幣解體。

這個經濟秩序結果的特征可由每日世界金融市場的收盤的小部分交易中看到癥兆。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五年間，總體而言，國際市場的趨勢是（每人，每戶，每單位面積而言）的經濟在縮小，而名義上的金融在繁集生長；今日世界經濟體系如癌病一樣惡化到了晚期。不但名義上的國民總產值與基本的物資生活和服務的增長相離；而必然破滅的金融炒作泡沫眼下的繼續存在且正在蠶食國家和民衆賴以生存的真正的經濟基礎。

我并不期待各國政府們，包括美國政府，能有足夠的勇氣或政治上的支持來採用必要的舉措。我由自己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中已經非常了解政治及新聞媒介操作的頑愚。但我希望有些明智的政府能重視我在此的論述，並準備在尚不太晚的現在作出適應的動作。

問題及代價便在於：「生存，還是死亡？」

【注】“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源自莎士比亞劇中哈姆雷特的一段著名獨白。